

文白对照 二十二子

● 尸子

● 孙子

● 孔子集语

● 商君书

装帧设计·宋文岚

责任编辑·汪洋 王玉佩

二十子 对照 文白



文白对照 二十二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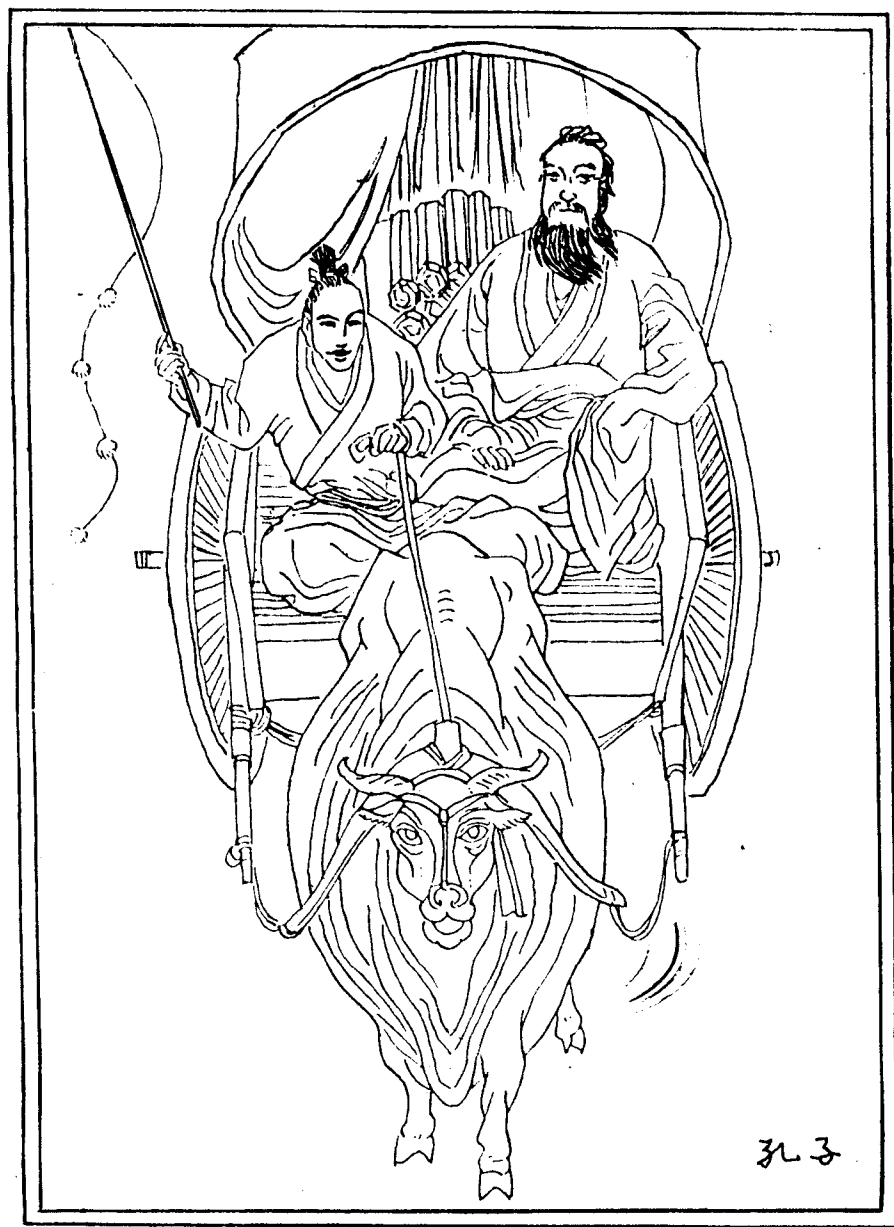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

孙子





南鞅

文白对照二十二子

尸 子

周 尸佼 撰

王朝纪 校译

目 录

导读	3
劝学	10
贵言	15
四仪	19
明堂	20
分	23
发蒙	28
恕	33
治天下	35
仁意	38
广泽	40
绰子	42
处道	44
神明	47
附录	48
汪继培辑诸书文汇《尸子》书散言	48
汪继培《尸子·序》	68

导 读

《尸子》，为周末尸佼所著。尸佼，尸子书原注曰：“名佼，鲁人，秦相商君师之，鞅死，佼逃入蜀。”《史记·孟荀列传》云“楚有尸子”，刘向《别录》亦云“楚有尸子”，而《史记集解》则云：“晋人也，名佼，秦相卫鞅客也，卫鞅商君谋事划计、立法理民，未尝不与佼规之也。商君被刑，佼恐并诛，乃亡逃入蜀，自为造此二十篇书，凡六万余言。”《后汉书·宦者传》注云：“佼作书二十篇，内十九篇陈道德仁义之纪，一篇言九州险阻水泉所起。”《隋志》亦云二十篇，注云：“其九篇亡，魏黄初中续。”蒋伯潜《诸子通考》云：“李淑《邯郸书目》尚存九篇，《馆阁书目》只存二篇，合为一卷。尤袤《遂初堂书目》尚有此书，以后即不见于著录，盖亡于元、明之间也。”清人汪继培、孙星衍、章宗源各有辑本，均非全文。

尸佼生活的时代，大约在公元前三九〇至三三〇年之间，其思想或与商鞅相近，《汉志》将其列为杂家，然就其现存的著述来看，他所持论的法术思想基本上属于正名定份的理论。尤其是他的“名实判为两，合为一”的论辩，运用逻辑演绎和综合观察的方法，得出诸多近似于公理的论证。就其现存著述的整

体来看，他的名辨思想是唯心的，但在方法上他坚持“以实覆名”和“正名覆实”的经验认识，运用一些辩证的方法来分辨名实问题，亦不失为有价值的东西。

在先秦的名辨思潮中，尸佼基于“名”“实”之辨，重在“名”“分”之关系。尸佼认为，“名”与“分”的原则是自然、伦理、政治、道德、语言、思维的条理法则。如《分》篇云：

天地生万物，圣人裁之。裁物以制分，便事以立官。君臣、父子、上下、长幼、贵贱、亲疏皆得其分曰“治”。爱得分曰“仁”，施得分曰“义”，虑得分曰“智”，动得分曰“适”，言得分曰“信”。皆得其分而后为成人。

尸佼把人们对于客观自然的条理分辨作为首要之务，他认为，人们，尤其是统治者，如果能分辨自然条理，裁物制分，掌握社会的制分之道，使智、虑、言、动皆得其分，则“事少而功立，身逸而国治，言寡而今行”（《分》），从而“令名自正，令事自定”（同上），社会有条不紊，百姓守业安宁。此即尸佼的正名、制分、治国思想。

尸佼的正名、制分、治国思想，实际上是一种逻辑推断，审名分、辨是非、求真实，则是这一逻辑推断中重要的思想内容和思想方法，并有其实际的政治功用。如《分》篇云：

是故曰：正名去伪，事成若化；以实覆名，百事皆成。夫用贤使能，不劳而治；正名覆实，不罚而威；达情见素，则是非不蔽；复本原始，则言若符节。

《发蒙》篇云：

若夫名分，圣之所审也……审名分，群臣莫

敢不尽力竭智矣。天下之可治，分成也；是非之可辨，名定也。夫过其实，罪也；弗及，愚也。

故陈绳，则木之枉者有罪；措准，则地之险者有罪；审名分，则群臣之不审者有罪。

是故曰审一之经，百事乃成；审一之纪，百事乃理。名实判为两，合为一，是非随名实，赏罚随是非，是则有赏，非则有罚，人君之所独断也。

正名以御之，则尧舜之智必尽矣；明分以示之，则桀、纣之暴必止矣。

是非不得尽见，谓之蔽；见而弗能知，谓之虚；知而弗能赏，谓之纵。三者，乱之本也。明分则不蔽，正名则不虚，赏贤罚暴则不纵，。三者，治之道也。

治天下之要，在于正名，正名去伪，事成若化，苟能正名，天成地平。

由此可以看出，尸佼极为重视客观实际，其“以实覆名”、“正名覆实”、“达情见素”、“复本原始”之论，应该说是一种客观的论证方法，其中不乏客观唯物主义之成份。而其“名实判为两，合为一”的逻辑肯断，在尸佼之前的名实之辩中是没有的，虽与墨辩学派的“名实合为”思想接近，但又有所发展。此外，亦不难发现，尸佼把正名审分辨是非与社会政治紧密联结在一起，对于名实是非真伪问题的讨论，完全是从社会政治、治国理民的角度出发的，虽属逻辑认识问题，但有其浓重的政论色彩。

在尸佼的名实之辩中，“名”与“实”实际上是代表了主客观两个方面。尸佼认为，人们，尤其是统治者的主观活动必须

符合客观实际,然后才能使自己的思想和言行有所成效。如《怒》篇云:

农夫之耨,去害苗者也;贤者之治,去害义者也。虑之无益于义而虑之,此心之秽也;道之无益于义而道之,此言之秽也;为之无益于义而为之,此行之秽也。虑中义,则智为上;言中义,则言为师;事中义,则行为法。

这里所谓的“义”,即客观实际(包括文化的)及其规律。而要使主观活动符合客观实际,尸佼认为,必须自公心出发广察博闻,因明显微,掌握事物发展的全面情况,然后方能作出符合实际的合理判断。如《广泽》篇云:

因井中视星,所见不过数星;自丘上以视,则见其始出,又见其入。非明益也,势使然也。夫私心,井中也;公心,丘上也。故智载于私,则所知少;载于公,则所知多矣。

尸佼把“公心”看作是审名分、辨是非的基本的思想素质。“天无私于物,地无私于物,袭此行者,谓之天子”(《治天下》)。“无私,百智之宗也”(同上)。“是故辨是非者,必且自公心言之,自公心听之,而后可知也……兼天下而爱之,大也”(《广泽》)。因此他劝导人们“智用不忘义”(《四仪》),而后方可以思之通,知之广,见之明。

在尸佼的名实之辩中,还有一点值得注意,即尸佼认为内容重于形式。如《劝学》篇云:

桓公之举管仲,穆公之举百里,比其德也。此所以国甚僻小,身至秽污,而为政于天下也。今非比志意也,而比容貌;非比德行也,而论爵

列，亦可（“可”上疑脱“不”字）以却敌服远矣。农夫比粟，商贾比财，烈士比义。是故监门逆旅、农夫陶人，皆得与焉。

汪本《尸子·卷下》云：

禹长颈鸟喙，面貌亦恶矣，天下从而贤之者，好学也。

此外，从范献子“以田易言”（《贵言》）、郑简公“好乐”（《治天下》）、子罕“遇乘封人而下”（《劝学》）等表述中，亦可发现其内容重于形式的思想，这与其正名制分、求真求实的思想是相通的。

在尸佼的著述中，除正名制分思想之外，兼有其他诸家学派的思想内容。如“案法以现其罪”（《分》）的法家思想，“兼天下而爱之”（《广泽》）的墨家思想等。因此《汉志》将其列为杂家。然而就尸佼的整体思想而言，却是以儒家思想为其基轴的，其著述中关于“忠”、“孝”、“仁”、“义”、伦理、道德的论述，皆与儒家相类。如《四仪》篇云：

行有四仪：一曰志动不忘仁，二曰智用不忘义，三曰力事不忘忠，四曰口言不忘信。

《分》篇云：

亲曰不孝，君曰不忠，友曰不信，天下弗能兴也；亲言其孝，君言其忠，友言其信，天下弗能废也。

在对人的本性的认识方面，同儒家思想一样，尸佼亦认为后天努力对于人之成达的决定性作用。如《劝学》篇云：

夫蚩舍而不治，则腐蠹而弃，使女工纴之以为美锦，大君服而朝之。身者，蚩也，舍而不治，

则知行腐蠹，使贤者教之以为世士，则天下诸侯莫敢不敬。是故子路卞之野人，子贡卫之贾人，颜涿聚盗也，顓孙师狙也，孔子教之，皆为显士。

未有不因学而鉴道、不假学而光身者也。

《处道》篇云：

孔子曰：“欲知则问，欲能则学，欲给则豫，欲善则肆。”

在对社会政治的态度方面，尸佼的思想充分反映了儒家的“入世”思想，其著述基本上是对统治者治国理民的劝导之言。在尸佼的思想体系中，亦不难发现其天地、社会、政治、人伦、道德的一体化倾向，尽管其治国思想中亦有法家等其他诸家学派的思想成份，但其更多的则是强调“德”的作用，并将社会、政治道德化，这与儒家的“内圣外王”思想基本相同。如《贵言》篇云：

夫祸亦有突，贤者行天下而务塞之，则天下无兵患矣……天地之道，莫见其所以长物而物长，莫见其所以亡物而物亡。圣人之道亦然，其兴福也，人莫之见，而福兴矣；其除祸也，人莫之知，而祸除矣。

《神明》篇云：

圣人之身犹日也，夫日圆尺，光盈天地。圣人之身小，其所烛远……上纲苟直，百目皆开；德行苟直，群物皆正。

《埤子》篇云：

尧养无告，禹爱辜人，汤武及禽兽。此先王之所以安危而怀远也。

此外，在“必且自公心言之，自公心听之”（《广泽》）的公心公值思想，“因智之道，莫如因贤”（《治天下》）的尚贤思想，以及“己所不欲，毋加诸人”（《恕》）的宽恕思想中，均可窥见儒家思想的成份所在。

此《尸子》译文，以汪继培辑湖海楼刊本为据，参以孙星衍、章宗源之本，出入大而无定论者，取汪本，汪本中有脱误或疑问者，参照其他诸本及有关资料补正，不足以补正者，仍取汪本。译文以直译为主，直译不通者，意译。按照信、达、雅的原则，力求准确地体现原文本意，尤其是对一些体现原著哲学观点的词语，更是慎取其意。刘勰谓尸子书“兼总杂术，述通而文钝”。在译文中，既注意尸子思想的整体性，又注意其“杂术”之间的区别，文字风格力求接近于原著。

汪本《尸子》将《群书治要》所载的十三篇作为上卷，将散见于诸书文汇者作为下卷，将引用违错及各本误收者别为存疑附于后，卷前有汪氏之《序》，简要说明尸子、尸子书及辑纂情况。其中上卷十三篇相对比较完整，能比较准确地反映尸子某一方面的思想和观点，均按篇译出，而下卷实际上为从诸书文汇中辑出的《尸子》散言，不完整，亦不能准确反映尸佼的思想观点，况且诸书文汇互有出入，故不译，与汪序一同附于上卷十三篇译文之后，供读者参阅。

劝 学

学而不倦，是自我修养的方法；教而不厌，是教导别人的方法。把蚕茧丢弃而不进行加工，就会被蛀虫咬烂而不得不扔掉，如果让女工缫之并织成美锦，君王就可以穿着它制成的衣服朝见百官。人自身，就像蚕茧一样，放弃了对自己的修养，则其思想和行为就会腐败，如果让贤者教之成为一代人杰，那么天下之诸侯莫敢不敬。因此，子路本是卞地之平民，子贡本是卫国之商人，颜涿是个大盗，顓孙师是个马倌，孔子对其进行教导，皆成为显赫之士。学习比若磨砺。昆吾之地出产的金属，配上铢父之锡，让吴越的工匠将其铸成剑，如果不加磨砺，用它刺东西就刺不进去，用它砍东西就砍不断。而如果将其先在较粗的砢石上粗磨，然后再用很细的黄石细磨，就没有它刺不破、砍不断的東西。由此看来，磨砺与不磨砺，其结果相差甚远。现如今，人们都知道磨其剑，而不注意修其身。学习，就是对自身的磨砺。孔子说：“驾车唯恐地不够坚，行舟唯恐水不够深。有相应的方法，就能使那些别人觉得难做的事情变得容易做。”那么“道”，就是使困难的事情变得容易的方法。所以曾子说：“受到父母的喜爱，自然会高兴得不能忘怀，被父母所厌